

时间与石头

红柯丝路精品系列

红柯 著

陕西

红柯丝路精品系列

时间与石头

红柯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7N10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头与时间 / 红柯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 10

ISBN 978-7-5613-9507-3

I. ①石…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903号

石头与时间 SHITOU YU SHIJIAN

红 柯 著

选题策划 刘东风 郭永新

责任编辑 彭 燕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104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507-3

定 价 32.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眼瞳里跳跃的地平线
不会更远
戈壁滩上
风和阳光击毙时间
我还没有被历史融化
在时间的牙床上
我是一粒沙
一粒沙的嘶叫
我曾想过 像麦子
被捣出醇香
可你没法想象 铁锨
怎样铲磨沙石
总有一天 地平线
拎着骷髅结成的黑项链
走向我

我不遥远
我就看不见遥远的地平线
眼瞳里蜿蜒而去的
是橡皮般的忍耐
挤压心灵
听吧 石头和心的誓言
忍耐——
忍耐——
忍耐——
等待！等待！等待！
没有水的漏斗从古代
就过滤空洞的时间
一双阴郁的眼睛
它看不清时针飞逝的方向
我的笔 在胸口
更画不出准确的坐标
我拥有的唯一举动
是跋涉

上 卷

刚上大学不久，我收到一封老同学的来信。第二天，我赶到虢镇。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虢镇度过的，这里有我许多老同学。

走过小巷，是一片菜地。卷心菜正如蓝天的晴朗，白蝴蝶像玻璃片熠熠闪烁。坎坷的田间小路走过去了，碎石子唰啦唰啦响起来。我上了公路，一座暗红色小楼竖在眼前，像是期待募然而至的友人，它阴暗的窗户流露出憔悴和忧郁。楼边高高的白杨摆着树冠。那个鞋匠早停了活计，冷漠地注视着我，目光浑浊。我打消询问他的念头，径直上楼。

开门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满脸惊喜，手忙脚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她和善的面孔，使人想起乡下的日子，月亮，小草，河滩，散着香味的麦草垛，使人感到平静，一种紧张后的平静。

“尚英住这儿吗？”

“啊，就是，她在家哩。”

屋里一团黑，她在屋子很深的地方。有人在拉窗帘，窗口涌进大团亮光，亮光里有一张女人的面孔。窗外是瓦蓝的天，灰黄的土塬和黑色的树林。她苍白的脸显得很单薄，只有那双眼睛是热烈的、诚挚的。喝一口她母亲递过来的茶水，一撮茶叶噙在舌尖上，轻轻地嚼着，淡淡的茉莉香在喉咙里默默流动。初中的同学里肯定没有她，是高中的同学了。

“你想什么？”

“虢镇中学时候的事情。”

“大家见面都这么说。”

“中学最有意思呀。”

她笑了，同意我的看法，停一会儿，问：“大学很有意思吧？”

“都这么想，但有意思的还是中学。”

我相信她是一种幻觉。

“你现在还没认出我。”

她掀开被子坐起来，动作相当吃力，她病得很厉害。

“你躺着别乱动。”

她没听见，她打开床头的录音机，优美的音乐奔流而来。所有的感觉都窒息了，音乐向高空飘去，天空渐渐开阔，那是蓝色的海，平和宁静，圆圆的白光蓦然降临大地。

白天鹅，白色的幻影！

在高中毕业的晚会上，我口含手指，口哨声环环飞旋，飘流出悠扬明快的《天鹅湖》主题曲。那是我星期天骑车兜风时留在旷野的歌，朦胧中我发现一位女生在口哨声里翩翩起舞，舞姿优雅，身段婀娜。回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生活中流露感情的机会太少了，那位女生是谁？人在激情澎湃的时候最纯真也最迷糊。我仅仅记住了她的影子，她是勇敢的女性，在我们那闭塞的小县城里实属罕见。

“躺着没事干就听音乐。”

“老是这盘磁带？”

“就这一盘。”

我感觉到她在抽泣。

二

她母亲用热毛巾擦她的脸。她吐出一口气。

她焦灼的目光再一次射进我的瞳孔。我沉睡的世界在短短的一瞬间被她戳破了，露出清明的天光。我张张嘴，想说些什么，这时候，最好什么都别说，静静地坐着。

“妈，把灯拉开，电来了。”

屋子里随即大亮，她躺在毛毯下面，患的是不治之症。

她的目光凄然地落在毛毯上。谁能想到这身子还跳过舞，还充满过音乐。

“我病得不轻，时间久了你会讨厌我的。”

“我喜欢这里，出站台就能看见你。”

“这是个大站，所有的车都要停。”

火车真的吼叫起来。

“它每时每刻都在刺激我，我还不不如它轮下的枕木。”

她脸白得吓人，她很虚弱。这里是个大站，半小时发一趟车，汽笛声像小榔头，叩击她的脑门，告诉她时光的流速和进程。她说：“我额头上嵌满了岁月的铁钉，列车从楼下开过去，拉来好多人，拉来好多东西，却没有一样是我的。”

她母亲告诉我，她每天都要去车站坐一会儿，记下那些陌生的面孔，回来讲给女儿听。有时错过了客车，就从货车里捡一块煤带回家，让女儿看。冬天，那些煤块被烧掉了，女儿望着红红的火焰流泪。我答应她经常来这儿，她眼睛里默默地流出感激的泪光。我

没敢回头，径直走出去。

楼道黑洞洞，我差点摔倒。“跟我来。”打火机的微光下露出鞋匠削长的脸，我跟着他，他笨手笨脚，火熄灭了好几次。

“别走菜地，那儿有狗。”他叮咛完，提着水桶上楼，地上洒了好多水。

“是个好人，就是性子急。”原来老人站在我的身边。劝不动，只好让她送着。老人有三个儿子，尚英刚病时都很关心，后来厌烦了，老人自己来照看。

“英儿心太强，过去她有许多朋友，怕打扰人家从不给人家写信，熬这么多年，才拿定主意给你写信。”

我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

“五年多了，这是她最高兴的一天。”

老人说完，近乎大梦初醒。

秋夜空旷沉寂。唯一值得回忆的那个毕业晚会在脑海中萦绕不散。那时，我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学生，不好也不坏，伙伴们认为我脾气好，可以一起玩，老师提起我要思索好半天。要是我突然消失了，大家充其量议论一个上午，隔一场球赛就会忘记的。对我来说，空闲的时候没意思透了，不能老帮着家里人干活、干活，干个没完没了。于是我找小说看，我在小说中找到了许多令人喜爱的女孩子，同时发现我的身边就有。因为胆小，只能暗暗地瞅瞅她们的影子。确实如此，她们的言谈举止完全可以跟那些女主人公媲美。那时，我对文学一无所知，认为书里面的就是我身边这些美好

的人。我是那么尊重她们，崇拜她们，能跟她们一起读书我感到心满意足。临毕业那年，这些美好的影子一下子聚在一个人身上。她整个夏天都是白裙子，走在夏风里便成了羽化的人。那天晚会上，我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根本意识不到我的所为。眼前是大家诚挚的眼睛，从那里走进去就像走进太阳的怀抱，被激动着被融化着。许多眼睛重叠在一起，变成了星星有千万粒，而太阳始终是一个。只要她存在，我便一千次一万次向她奔跑，让她巨大的电流一刻不停地击中我，点亮我心中那盏灯！

我的生命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仅仅一次就和世界上所有生命接通了，汇合了。我不再是纤细的小溪，我已置身于激流，与大地同属一体了。后来，我去远方读书，相处已久的或偶然相遇的那些姑娘再也不能打动我的心。苦恼和烦闷涌上心头，我祈盼着她快来。由于这个形象早已占据心头，她使我的性格变得那么固执，那么执着。我整天处在梦幻的世界里，我的神经敏感到可怕的程度。一旦她的影子出现，哪怕在天边，我也会欣喜若狂，她毕竟出现了。在这种高度燃烧的气氛里，时间也变得分外胶着，周围的人像在烟雾里，朦胧不清。一天，当一位姑娘站在我的身边时，也就是当我意识到她是我的未婚妻时，我惊讶得发狂。过去的一切都是幻想，那个美好的她并不存在。怀着这种懊丧的心情，我走进大学。

我猛然抬头，台阶前一个人用信号灯对着我，我闯进了车站。每个人都有车站，时时改变着方向。这么说，五年前业已否定了的那个世界又奇迹般出现了，真实地出现了，不带一点虚假的成分。

站台的灯光一刹那柔和起来，透过浓厚的烟雾，一双新奇的眼睛晶莹透彻。我的额头似乎触碰到那细微的气息，这是好多年前凝视我的眼睛，她一动不动，只对着我，目光那么专注，充满激情。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在迈动，大地在柔软地起伏，那双眼睛嵌在小楼潮湿的窗户上。

三

“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事。”

“不会说谎就别说。”

脑袋嗡的一下，想起来了。她按住我的肩膀，我只好躺着。小卫来的时间不会太短。

“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竟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我知道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我们互相注视着，她的目光跳跃不定，泪水如同春潮，急速地汇聚着。我忍不住低下头，屋里的东西触电似的嗡嗡乱响。

“发生了什么事？”

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可声音仿佛得到神灵的启示，猛烈地撞击我的心灵。

“别疑神疑鬼了！”我跳下床，“这样不行，我非得神经病不

可，干吗要这样？”

她安静下来，脸红红的，不好意思地说：“我很傻，惹你不高兴。”

我干吗这样？我坐在她对面，小腿磕着她的膝盖。她没动，很激动的样子。我抓住她的小手，她是美丽的姑娘，谁说不是呢？我想起周围那些羡慕的目光，她给我的生活带来舒适和魅力。

不管怎么说，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小卫感到了这一点，她对关心是前所未有的，好像我要抛弃她。我还没有这样想过，她闯进我的生活整整四年了。

清早起来，街上空荡荡的，响着我缓慢沉闷的脚步声。白杨树也许太高了，太纯洁了，周围的建筑物显得那么丑陋和暗淡。走在秋野，总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冬天，我来过这里，土块含着麦种和油菜籽，坚强地迎着冷风和大雪，这些富有个性的土块使人想起男子坚实的下颌。下地的农民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很孤独。这个世界上跟我真正有联系的人太少了。

我注视着烟雾和闹声里的城市，四年前第一次走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相信自己会保持乡下人那种淳朴的心灵。有一年冬天，我突然惊醒，披衣带门。时值深夜，大街空空的，大雪发怒似的扑向这座黑暗中的城市。我冷得发抖，神差鬼使似的转了一圈，门虚掩着，火炉吐着红红的火焰。

未婚妻为我安排好了一切。白天，她带我去拜访亲戚。走了一段路，她说：“是我爸爸的一位熟人。没熟人就办不成事儿。”我不由得恨起自己的毛病，从小就异常敏感。“跟你们乡下人不一

样，乡下人的亲戚是血缘关系。城里人举目无亲只能这样，关系熟的就是亲戚。”她为我们毕业后的工作做打算。

意识恢复了，我躺在床上发高烧，额头上是她亲切的手。

“唉，醒过来了，吓死我啦。”

她的手顿时像抽去了筋骨，软绵绵的，她一定在放心地笑呢。郑医生看了一阵，说：“不要紧，按时吃药，明天就会好的。”小卫坐在我身边，她太好了，她很体贴人。郑医生用敏锐的目光打量我，好像我是个内容丰富的病例。

“你的病很怪，除了生理上的原因以外，心理上很不稳定。这只能说是我的一种预感，无法说清楚。”

郑医生说完，倒在椅子上抽烟卷。小卫急了，要站起来，郑医生赶忙按住她：“别激动，这是你不能理解的。”

她在许多方面超过常人，可这时像个孩子。

我擦额头上的汗，欠起身子问医生：“人怎样适应陌生环境？”

“如果你每天吃微量的‘1059’（一种农药），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吃毒药，你也就无所谓中毒了。血液中融进一定比例的毒素，就能产生一种可怕的适应机能。人的适应力大得出奇，但又最脆弱。”

郑医生分明在讲演，在独白，站在我的书架前。书架上都是文学书籍，他显然看清了我的心思，他的目光跟手术刀一样，尤其是对我这样的病人。

微寒的秋风，吹荡着山前的流云，体味人生的真谛唯有在这沉思的季节。

草木也在出冷汗。我的神志已经清晰，胸脯胀得一鼓一鼓的，眼睛闭着，嘴唇在动，在说着什么。这不是她吗？

“才找到你了，这些年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闭着眼睛喃喃地说，“你会好的，会离开那个黑屋子，我再也不过这种日子了，我们一起去远方。”

那个影子忽然不见了，荒原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星星像五角枫布满天空。我大声呼喊，两只胳膊像暴风雨中的树枝，向天空抛投去倔强的渴望。我累了，重重地倒下去，接着又是喃喃自语，像念咒似的。

“他神经紊乱？会不会得神经病？”

“好像不是，他说的话既像梦话又很正常。”

小卫来回走动，另一个人是我熟悉的郑医生。我早就清醒了，微笑着看他们。小卫抓住我的手，仿佛我生了翅膀似的。郑医生抽着烟，待小卫平静下来，便叮咛她要买的药。她离开时，神情还是那么忧伤。

郑医生掩上门，扫我一眼，说：“那个人是谁？”

“谁？”我几乎跳起来。

郑医生摆摆手，说：“别激动，是我问你。”

我心跳加快，那个人只能在美妙的气氛里出现，面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我只能躲在沉默的掩体里。

“你在爱一个人。”郑医生逼近一步，目光暴雨般冲开我的眼皮，使我不能眨动一下，他一步一步走过来，“你的眼睛你的神情告诉我的，我是医生。”

我叹息着，脑袋沉重地落在枕头上：“我有未婚妻，你是知道的。”

“你的未婚妻不怎么样，起码你现在心里这么认为。在大家眼里，她是个出色的姑娘，那仅仅是在大家的眼里。现在你发现了这个事实，可是不敢面对它。”

“可我还是爱她的。”

“你自己软弱无力，内心空虚。跟一个能干漂亮的姑娘在一起，大家都羡慕你。这并不是你真实感情的所在，而你真实的感情寄托在飘忽的幻想中。这个漂亮能干的姑娘只是可怜的替代品，仅仅满足你的虚荣心。大家都靠这种替代品维持生命，双脚悬空，两手紧紧抓住一把稻草，一生都处在危机和恐惧之中，好让别人都认为你幸福。”

他简直是魔鬼，他双手扶着床沿，鼻子几乎触到我的嘴巴：

“瞧你这双诚实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我的话完全打中了你，是不是？你热爱生命，这点难能可贵。大家都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东西，像喂牲畜一样用粗糙的食物充塞自己的灵魂。可你不同，你发现了寻觅已久的东西，开始向腐烂的过去告别。告别是痛苦的，追求一种幸福就得牺牲另一种幸福。”

郑医生不再劝我，点着香烟放心地走了。

四

四年前一个阴雨天，我离开萧条荒寂的田野，站在桥边，对面

四楼的阳台上坐着一位姑娘，她的目光早已离开书本，如痴如醉，呆望着田野。那里是散乱不堪的玉米秸秆和紫红色的野灰条。我不顾一切走过去，直对着阳台。太像她了，不，就是她！那眉毛，那眼睛。天空响起哨音，我激动得浑身发抖，汗和泪水洒落在地上。雨点顺着风势斜斜飘来，那姑娘完全露在秋雨中，似动非动，无限依恋地凝望着那块秋田，整个身子在悠扬的和声里起伏。原来她在凝视着我，那块秋田有我走过的路。

“你知道缘分吗？”

“梦中出现的偶像，在生活中得到实现就是缘分。”

“那场大雨就是咱俩的缘分。”

尚英笑笑，不再问了，我怀疑自己的心是否还在跳动。在她跟前，我安谧平静，像月光下的大海，弥漫着空灵的神韵。被生活钝钝的感觉，又悄然复苏。为了生存，人像农人胸前的蛇，不得不粗野凶狠。

“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苏醒就是蛇的苏醒。他以前看不起牛高马大的同伴，手不释卷，常常读到深夜。现在他说为了善良的目的必须有强有力的凶狠。他一次次交好运，有地位有钱，可妈妈是善良的，她知道弟弟干了什么，常常暗自流泪。”

“你在他眼里是个累赘。”

“不，你错了，弟弟坏得很有水平。他是中文系的高才生，知道聂赫留朵夫是怎么回事。也许他是出于真情，他对母亲和我的感情很深，他干亏心事越多越眷恋我们——人总要寻求一种心理平